

AI将推动导游行业分层洗牌

自由行的新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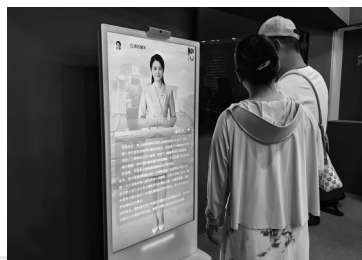
“AI与导游的实际工作并不存在太大冲突。”资深导游叶磊说。自由行游客确实可以借助AI规划行程、了解景区典故,但在常规跟团游中,旅行社仍会安排导游提供讲解服务。AI的出现,让一部分游客更倾向选择自由行,而非直接取代导游。

计划去奥地利旅游的王扬就是典型。过去她要翻书、查攻略慢慢定行程,如今只需把想去的景点告诉AI,就能梳理路线和信息。不过她也不完全依赖AI,会到官网核对。游客黄飞则从价格考虑:“去人文历史景区最重要的是讲解,不然看不懂。请人工讲解贵,用AI基本能满足需求。”

叶磊观察到,不少博物馆配备了AI讲解器,游客戴上耳机就能边走边听。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卜希霆认为,AI可以接管导游工作中可标准化的部分,如知识点介绍、场景说明等,尤其在不便请导游或时间有限时,能提供陪伴式

“感觉导游真的要失业了……”

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用AI(人工智能)做导游的经历:让AI模仿导游介绍景点,讲得“几乎跟线下导游一模一样”。那么,导游真的会被AI取代吗?



讲解,满足自由行游客的基础需求。

数据之外的温度与应变

AI可以流利介绍朝代年份、建筑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足以取代真人导游。叶磊的工作变化恰恰体现了这种差别。他在博物馆讲解时,不再局限于AI提供的基础信息,而是挖掘文物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背后的故事,并根据游客的不同进行改变。

面对突发情况,差距更明显。叶磊认为,游客可用AI查询路况、景区信息作参考,但真正需要根据现场判断、快速决策时,仍要靠人类导游。

卜希霆总结了导游难以被替代的四大核心价值:一是具身感知与情感交互,AI无法实时观察游客表情和情绪;二

是突发危机处置能力,面对路况复杂、人员高反等紧急情况,AI往往失效;三是文化转译与共情能力,优秀导游能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可共情的故事,这是算法难以生成的;四是信任背书与安全感,游客更愿把安全交给有资历的人类导游。

导游真正的核心价值何在?叶磊分享了自己的带团习惯:拿到长线团名单时,他会第一时间查阅游客信息,包括生日。“这么多年我经常给游客制造生日惊喜,这是人情味和温度。”

从“复读机”到“文化体验导师”

AI来了,导游何去何从?卜希霆认为,AI将推动导游行业分层洗牌。有个人特色、善讲故事、服务突出的导游,将获得更大空间。

叶磊也发现,AI提高了游客期待,问题变得更刁钻。“今后导游不仅要更新知识,更要‘知其所以然’,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他为自己定下新方向——“文化体验导师”,他说:“现在游客更在乎不一样的文化体验带来的心理震撼。”

卜希霆建议导游从几方面升级:提升沟通和应变等软技能;在美食、历史等垂直领域深耕,形成专业优势;借助自媒体打造个人品牌;同时学会把AI当助手,用于资料查询、翻译等基础工作,把精力留给真正需要人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AI导游在法律监管方面仍存空白。讲解出错、侵权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时,各方责任如何划分缺乏规则;AI生成内容涉及版权、肖像权等法律边界也不清晰。卜希霆建议通过制度创新保障导游合理收益,借鉴艺人等职业的品牌运营模式拓宽发展路径,推动行业服务质量提升。

(据中国新闻网8.30)

大学生创业补贴成了中介的“唐僧肉”

“我有内部关系,项目包装好了稳过,通过率接近100%。”面对申请创业补贴的大学生,一些中介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创业补贴本是政府为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而设的政策性扶持资金,各地标准从几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然而,部分中介却盯上了这笔钱,高额抽成、诱导消费,甚至成立皮包公司骗补,一条灰色产业链悄然形成。

大学生被精准“围猎”

曾在浙江杭州一家中介机构任职的崔绍(化名),向记者还原了完整的“围猎”套路。

第一步是制造信息差。“中介普遍运营矩阵号,十个、二十个账号同时跑,每天在网上洗稿更新,关键词全面覆盖。”崔绍说,大学生搜索政策信息时,中介推广内容往往优先呈现,他们会展示各种奖项,把申报流程描述得极其复杂,让申请人觉得非找专业代理不可。

现实中,确实有大学生在申请中被“劝退”。一名广东深圳的大学生申请创业租金

补贴时反复碰壁,系统要求房东开具证明,房东不愿配合,申请陷入僵局。一名杭州大学生注册公司后错过时限,错失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社保补贴时前后提交三次材料才通过审核。

还有一部分大学生抱着“蹭补贴”的侥幸心理,与中介签约。崔绍透露,签约时中介会刻意回避法律责任,补贴承诺书明确要求“真实经营”接受核查时“不得虚假包装”,但中介会淡化甚至略过这些内容,让学生在不知后果的情况下签字付钱。

北京泽盈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岫警告,大学生作为申请人负有如实申报的法定义务,即便中介“代劳”也不能免责。一旦查实造假,行政上将追回补贴、罚款、列入失信名单;刑事上若达到立案标准则被追诉。

补贴资金“分流”的秘密

申请一次创业补贴,中介能赚多少?崔绍举例:有的中介要求预付3000元服务费,获

资助5万元再缴4000元,10万元缴1万元,20万元缴2.1万元。

“收割”远不止于此。中介还会诱导大学生入驻其指定的写字楼,租金明显高于市场价;推荐软件著作权登记、代理记账等附加服务,收费远超均价。大学生签完所有协议,补贴资金大半流入中介口袋。

更恶劣的是,部分中介自己成立皮包公司骗补。崔绍此前任职的公司找来一位理工科博士,挑选有相关背景的销售和会计,将社保转移到皮包公司,营造研发团队在岗的假象。所谓“研发产品”不过是购买的付费软件,公司根本没有真正的研发人员。

林岫指出,伪造材料骗补达数额标准即构成诈骗罪。以北京为例,5000元以上为“数额较大”,10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最高可判十年。即便只是“配合签字”,明知造假仍配合的,按共同犯罪处理。

改变正在发生

骗局屡禁不止,背后是巨

大利益。崔绍估算,杭州每年约有800到1000家公司拿到大学生创业补贴,涉及金额可观。

部分被骗大学生尝试维权却障碍重重:合同中预设免责条款、电话骚扰和施压,加上担心自身行为也处于灰色地带,不少人选择放弃。

但改变正在发生。2026年4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创业补贴抽成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中介按补贴金额抽取20%服务费的条款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无效。法院指出,创业补贴承载促创新、稳就业的公共价值,任何组织从中抽费,实为恶意挤占公共资源,应当认定无效。

林岫建议已骗补的大学生主动向发放部门说明情况、退回补贴款并保留凭证,争取从轻处理。今年5月,杭州市人社局也发布提醒,警惕中介代办骗局。针对中介广告,林岫表示平台负有法定审核义务,若明知违法仍放任传播,情节严重可能构成犯罪。(摘自《工人日报》8.31 王美茹/文)